

誦十八歲了，他必須要帶領弟弟們和一群小男孩繼續過日子，他已經學會自理生活所需，毛手毛腳做事，也讓他有模有樣。

姬發失意極了，他來到程邑聽眾人說了，西伯侯姬昌在殷地朝歌失蹤了，他也不問緣由，他怒氣勃發，他帶了一群西歧勇士要去殷地朝歌，他要將殷地朝歌翻過來，找回他的妹喜已，不！找回西伯侯姬昌。他的妹喜已已經歿了！

## 姬發陳兵商郊

沒有人要和姬發去殷地朝歌！翟的勇士們記憶猶新，當時他們是如何被轟出殷地朝歌，若非姬鮮東門買女人，他們也不會像過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！

當時若非膠鬲出大力氣按捺，他們早就被商人亂石投擲羞愧而死，所以翟的勇士們不肯和姬發一同前去。

姬發只好從程邑挑選西歧羌民，程邑的西歧羌民本來就不多，大家日子都好過了，根本不想移動，所以也沒有人要去。

周社的人更不用說了，那裡只有祭壇和幾間空房子，散宜生全家雖然住在周社附近，他是

要躲避西伯侯姬昌的指令，但是散宜生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，他也怕這些姬昌的家人，他無法不去，沒有人要去，他去！他還得另外指派了五十幾個從人一起去。

散宜生百寶盡出，威脅利誘，才湊足了五十人同行。其中有南官括、闕天和來自西岐本部窮苦的羌民。

程邑、周社和翟的西歧羌人，都不想跟姬發同去殷地朝歌尋找西伯侯姬昌。

癸亥春，姬發陳兵商郊。

姬發從翟津上船，順流到了孟津，一行五十人下了船無法安生，只好又去大夫膠鬲想辦法，姬度也來了，他是罪魁禍首當然要來，由姬度出面找殷地朝歌大夫膠鬲想辦法。

大夫膠鬲無奈極了！他才將姬鮮買女人的醜聞按捺下來，時間久了，殷家商人漸漸遺忘，都當成笑話或不經之譚，當朝歌商人快要淡忘這件事了，西岐的姬發又來了！

膠鬲無奈，又不能讓這群人入住北門行宮，上回他們被困在此地多日，已經引起物議如沸，如果再讓他們入住北門行宮，他膠鬲半世賢名就會全然掃地。

大夫膠鬲費盡心思，將這群西岐勇士都安置到西門孟津外五里地去居住，那裡有水上人家的簡陋農舍，他花了大價錢換來一大片民居，雖然沒能戶戶相連，但是也有兩、三戶人家的居室，苗圃、菜園和醬園子都有。

那些水上人家還有船屋可居，他們都是年老無後的夏族遺民，早已無力耕作、做醬，他們寧可住在船屋。夏族人靠水維生，他們住在水上、歿在船中，死後將大體包裹，沉入水中，這是他們的傳統。



西歧來的五十人散出去，到殷地朝歌四門市集打探西伯侯姬昌的消息，他們各個都不敢明說，人人言語閃爍，引起商人們的注目。北伯侯崇侯虎的從人知道了都掩口偷笑，都過去這麼久了，西伯侯姬昌被關起來，都沒被發現！

西伯侯姬昌被西門大夫商屈收留在姜里很久了，都沒有他的家人來領回去，商屈只好將姜里闢出一間居室來，供著這個老者。幸好西伯侯姬昌人長的體面又不太說話，給他吃喝，他就吃喝，給他衣服換洗，他也換穿毫無怨言。

西伯侯姬昌自小被伺候慣了，來到殷地朝歌，雖然身邊沒有了一大群女人小孩，但是這裡的供養具足，他無有不滿意，殷地朝歌樣樣都比西歧好，他當然樂得耳根子清靜。

商屈見姬昌好款待，也就這樣安置了一個老人家住在姜里，日子天天都在過去，他們都沒發現，姬發陳兵商郊。

姬發逞一時之氣到了殷地朝歌，他來了才發現，要在這裡找一個老人家有多難，但是，他終於重回殷地朝歌了。自乙未夏姬發成辟，到癸亥春陳兵商郊，整整過去了二十八冬。姬發也從十八歲的年輕人變成了四十七歲的中年人。他還沒老心卻已經疲憊不堪了，他的妹喜已死了！姬發失去了妻子的力量，他彷彿也失去了生命的能量。

姬發在北門孟津附近遊蕩，春天北門外紅藍花開遍，不時有朝歌女人成群結隊來此地摘花，她們摘取紅藍花炮炙胭脂。

春日爛漫，姬發在玉門附近看見了妲己，他們這些西歧來的羌人問了附近居民，都知道北門外有座玉門，玉門裡住著朝歌女主妲己。姬發在春天最後一次紅藍花採收的日子裡，看見了

玉門的姐己。

姐己樸素，濃密的長髮用彩帶約束盤在頭頂上，渾身毫無裝飾，素衣束袖，長衫半挽，一雙粉色繡鞋都是泥土。她抱一個籬筐，和其他女人一樣彎腰摘花。姐己很像妹喜已在茹宮操持家務的模樣，都是裝飾簡約，手腳俐落，長身健美有笑容，姐發想上前去和她說話。

姐己很大方，她接受了姐發地問候，當她知道姐發是妹喜己的丈夫時，也沒有大驚失色，她大大方方地請姐發去玉門作客。姐發受寵若驚，他認為姐己接納了他，姐發表示要回去準備，改日再登門拜訪。

紂王知道姐發帶人來了，北伯侯崇侯虎認為姐發此舉來意不善，但是紂王並不以為意。

紂王告訴北伯侯崇侯虎：「大地並不屬與任何人，誰來誰去，都只是暫時的，人生在世只享受受美好，大自然這樣美好，做人只要勤勉，依照四時運轉勞作，順服大地，人無有饑饉，無有災難，一生就是美好，當你看見了生命之光，你就明白了！」

北伯侯崇侯虎已經在離宮居住了很久，他看見紂王生活簡單，姐己每逢朔望之日都會帶來細緻的點心分給大家，有時候她也在離宮過夜，卻不長住。紂王和姐己兩人相處並不多話，兩人似有心語交通，溫馨和煦宜人。

紂王的兒子武庚，名——祿。武庚祿也常來離宮向紂王行禮，每次都遇見姐己在場，一家人都很和諧，武庚祿已經長大了，他二十歲了，雖然還是每逢春日就病倒，但是孟門的嬖嬖們調養他盡心，武庚祿很滿足，他的一生錦衣玉食，毫無辛苦，他是紂王的獨生子。祿不能外出習藝，只能在右學和左學和耆老們學習。



北伯侯崇侯虎已經漸漸的能看見生命之光，他很佩服紂王，他認為紂王已經參透人天，紂王笑笑，他自己認為自己功夫太淺薄了，距離參透人天，還早。

紂王知道，王，要能通曉陰陽、參透天地人、一以貫三，才是真正的王。他這個紂王，是殷家朝歌商人對人主的尊稱，只是個稱呼。

姬發終於進了玉門，他欣賞玉門的規制比之茹宮更有氣派，來往的女人真多，伸手簷下操持勞務的女人都屏氣凝神，神態莊嚴，她們在炮炙胭脂。

玉門和茹宮一樣樸素，沒有多餘的繡品裝飾，門帘都摘去了，方便婦女進出。沒有懸掛窗簾，都是鏤空石雕花窗，每一扇窗都不同，雕刻各種花樣。以前他見孟門器物豐盛華美，只覺得那裡的規制富麗堂皇，後來他有了茹宮，比照孟門規制，他已經漸漸忘記孟門的樣子了。

今日他進到玉門，看見這裡人氣昂揚，女人眾多，人人都長身健美，舉止有度，姬發彷彿以為自己已經回到了妹喜巳的茹宮，他想留下來了！

紂王來了！姬發忌妒他，玉門裡的女娘都跑出來向他行蹲禮，姐已待紂王真好，兩人無言的眼神對望交流，滿懷情意。姬發忌妒的快要發狂。

姬發只比紂王大三歲，他怨怒紂王的丰采，且玉門這樣像他的茹宮，他以為他的妹喜巳現在成了玉門的女主，他想要討回去……。姐已笑著推遲的說，她沒見過妹喜巳，但是她知道紂王也很想念姊姊妹喜巳，如果早幾冬，姬發能帶妹喜巳回來朝歌，妹喜巳應該會很快樂。姬發突然醒悟自己的失言，他紅著臉道歉，他不應該誤將姐已認為妹喜巳。

姬發含愧告別，臨行前，他請紂王協助他尋找西伯侯姬昌，姬昌來到殷地朝歌買酒喝，人

不見了，他怕父親失路，迷了心，忘記回家了。

紂王含笑答應，他終於知道西伯侯姬昌來了殷地朝歌，但是，他一個老人家，會跑哪裡去了？紂王殷勤地問候姬發住在那裡？

姬發毫不隱瞞，將他帶待多少從人，住在北門外五里地的農舍都說了，紂王希望他們住在那裡住的好，也祝福他們人人都平安。

姬發不肯離開殷地朝歌，他繼續住在農舍，幾乎每天都去玉門拜訪妲己，妲己自己也忙，女人們炮炙胭脂正在緊要關頭，玉門裡都沒有人要搭理姬發，姬發白天來、黃昏走，任性的在玉門附近遊蕩閒晃，他也和玉門裡收養的小男孩玩耍，他當自己是玉門的主人，不肯離開。